



难忘儿时拾稻穗

江苏常熟 马雪芳

双休日去乡下走走,只见大片大片的稻子金黄了,看着如此喜人的水稻,脑海中不禁浮现出50多年前儿时拾稻穗的情景。

那时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时期。每到10月下旬,晚稻收割了,站在渠道上向四面张望,满眼是一派忙碌的景象——妇女在黄金似的稻田里弯腰使着“月亮”镰刀在割稻。走向田埂,就能听到一片“嚓——嚓——嚓”的锋利镰刀轻“咬”粗壮的稻秆发出的声音。割好的稻子要铺在田里日晒夜露一阵,四五个晴天后可以收稻了。捆稻自然又是妇女的活儿,男人负责用担绳把近30个稻把捆成一捆,捆好两捆,就用朴树扁担把稻子挑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。

我们小孩子放学回家见生产队里社员在收稻了,就赶紧把瘪瘪的书包丢在家里的八仙桌上,然后冲向收稻的田里——去拾稻穗呀!稻田里,虽然林生队长反背着双手在“教导”捆稻的妇女——大家要当心点,要把每棵稻子捆进稻把里,但总会有一些妇女眼力不太济,或手脚有些粗,往往隔三差五就有一棵两棵稻子没有捆进去,这些“漏网之鱼”一会儿就到了我们的手上。我的手小,手里握满30多棵稻子,就再也握不住了,立即拉过手上的两根稻柴秆子,把手里的稻子兜两圈扎起来,去摆妥在不远处的小水渠边上。

每个孩子各自都有摆放拾的稻穗的地方,绝不会弄错。我从小做事比较有序,拾稻穗也不例外。我不像其他孩子喜欢四处乱窜,这样收获也就有限,孩子之间还常常因为几乎同时把手伸向一棵稻子而闹出“纠纷”,我是弯腰一行一行两眼像X光机一样扫描长满了牛毛草的稻田。只要一棵稻穗入我的眼睛,“嗖”地立马就到了我的手上。这样一大片稻田被我“巡视”下来,差不多可收获七八把稻子,比一般的孩子拾的至少要多三分之一。天渐渐黑下来了,我们孩子就陆陆续续走向各自放着一把把

稻子的地方。我把稻子紧紧地搂在腰眼里,感觉很沉的。我用衣管擦一擦额上的汗珠,向家里走去——真是满载而归哩。

拾到的稻子先码在小屋里搁着的木条板上,第二天早上好婆会把稻子搬到砖场上去在太阳地里晒。幸亏那时老师布置的作业少,不然像现在的小孩子的话,要是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,估计要做到深夜十点十一点了,做好作业,如用手指挖挖鼻管,准能抠出两管黑炭来。大约是我拾稻穗时一直弯着腰,睡在床上腰很酸呢。这几天里,我们孩子放了晚学的主要“任务”就是拾稻穗。大约一周后,生产队里的稻子全部登场了,我们小孩子要到明年这个时候再有稻穗拾了。

好婆已经把晒干了一大堆我拾的稻穗在砖场上用棒槌击打,“噗——噗——噗”的声音传扬得很远很远。击打好了,好婆把香喷喷的柴秆捧到一边去,然后到弄堂里去扬谷。弄堂里聚风,一会儿一大堆谷子被好婆扬得干干净净,金灿灿的,约有100斤呢!好婆一边把谷子用小铅皮畚箕铲了装进小麻袋里,一边嘴里喃喃着:“我佻阿四(我的乳名)真乖呢!”这样,这些谷子可供家里养的鸡、鸭享用好几个月了。小时候家里经济拮据,买不起肉,蔬菜自家种植,荤菜几乎就是鸡蛋、鸭蛋——也舍不得常常吃,往往要腌制起来,备着招待亲戚、朋友呢!

50多年过去了,但50年前我弯着腰在广阔的田野里拾稻穗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。如今我已退休了,回望自己走过的路,非常感恩生活、岁月给予我的许多鲜花和掌声,我想,这与我儿时拾稻穗后镌刻在心上的勤奋、专注、坚持、节俭等品性是有很大关系的!



板栗香板栗甜

湖南长沙 魏亮

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。各种应季水果和坚果都闪亮登场,板栗便是自然界给人类的馈赠之一。水果摊上的板栗个头大,呈深褐色。街上还有卖糖炒板栗的摊位,板栗飘香,总是吸引着人们的味蕾,引得人们来到摊位前,买糖炒板栗尝鲜。我也不例外,每遇到这样的摊位,我总是要买些尝鲜。与此同时,我还会回想起童年里关于板栗的一些往事……

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到了上学的年纪。每到放寒暑假,母亲都会将我放到外婆家。放假去外婆家,也是我十分期待的。外婆家在城乡接合部,外婆家所在的老屋前坪是一个晒谷坪,晒谷坪下方有一口池塘,我和表哥表弟可以在池塘边钓鱼。老屋左侧有个菜园子,里面是外婆种的当季蔬菜。老屋右侧是果园,主要栽种的是橘树和桃树,还有一棵柿子树。老屋后面是座大山。儿时的我,见识少,其实印象中的大山,高不足百米。小伙伴们去山上玩一种“打游击”的游戏,这是我们童年里男孩爱玩的一种游戏。

令我印象深刻的是,山中零散有几棵高大的板栗树。听外婆讲,这是野生的板栗树,结的果并不大,但味道甜,口感纯正。每到八月底,我便盼着外婆家后山的板栗树快点成熟。一有空,我就上山去观察这几棵板栗树,看它结的果是否成熟。有时,我还会观察树下是否有掉落的板栗。总是期待能捡到几粒,马上尝尝鲜。

可惜,到开学前几天,我去后山观察板栗树,板栗树上的板栗还是小果,呈青色。没能等到板栗成熟。我极为失望。离开外婆家时,外婆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。对我说:“板栗树还要等个月就成熟了。到那时,再让你妈带你来。”我默默地点点头。回来家里,我心里始终惦记着外婆家的板栗树。估摸着成熟的日子到了,就迫不及待地让母亲带我去外婆家。

一个周末,母亲带我来到外婆家,外婆高兴地对我说:“板栗成熟了,可以带上长根子去山上打板栗了。”这回是舅舅带我和表哥表弟一行去山上打板栗。来到板栗树下,向上看去,只见有的深褐色的板栗壳炸开了口,露出里面浑圆饱满的板栗。还有的成熟慢,只是浑身带刺的球,看不到炸开了口。舅舅让我们站到安全的地方,小心打板栗时,被掉落的板栗打到头上。舅舅拿着长棍子爬上树,熟练地朝板栗树上的板栗果实打去,板栗果实便“噼啪啪”纷纷掉落下来。我和表哥表弟则拿起火钳,将地上的板栗果实拾起,放在木桶内。等到将后山上几棵板栗树的板栗果实打下,足足花去一个多小时的时间,而收获的板栗果实足足有三个木桶那么多。

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,将板栗果实带下山,此时板栗果实表面是刺球。还需进一步加工,加工是舅舅的绝活,只见他用刀将栗包打开,再用脚踩上去搓揉一下,里面的褐色板栗便乖乖地跳了出来。我忙拾起一颗拿在手上,剥掉它红褐色的外皮和毛茸茸的中膜,便可看见金黄色的诱人果肉,放在鼻前闻一闻,淡香缕缕,吃在嘴里,光滑清脆,嘎嘣嘎嘣直响。吃板栗最难的一步就是剥壳了,并且里面还有一层内膜,毛茸茸的粘在板栗的果肉上,更是难以去除。外婆疼爱我,经常剥板栗给我吃。还让我带些回家吃。外婆有经验,她还告诉我:“刚采摘的板栗内膜与板栗果肉贴在一起,很难分开。除非将板栗放上一段时间,水分自然风干。内膜与板栗果肉就容易分开。而且此时的板栗更甜。”后来,我尝过放了半个月的板栗,果如外婆所言。

后来,我上中学,就很少去外婆家了。岁月流转间,二十多年过去,如今,外婆早已离开了我们。外婆的老屋也已拆迁。承载我童年美好记忆的板栗树,也不复存在。

文学这个奢侈品

云南昆明 汤云明

不久前,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,说的是一名编制内的教师感觉自己很有写作的天赋,就辞职专门来写作,没想到写作这个行业竞争也很激烈,再加上这些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,纸媒越来越不景气,很多报纸、杂志都被兼或停刊了,还有很多刊物不给作者稿费。如今,他每月靠写作的收入不及千元,生活压力越来越大,家里人都对他不满,甚至面临家庭破裂的危险边缘。在古代,那些能够不为生活的压力困扰,静得下心来游山玩水、写诗作对的文人骚客,无不是家境殷实的主,才有机会从小学习琴棋书画,文章歌赋。

写作30年来,我没有以此发家致富,但为数不多的稿费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补贴了家用,特别是每当那些比我有钱,比我有地位的人叫我老师,这难道不就是一个社会底层小人物成功的境界了吗?我想,正因为写作是一件很奢侈的事,想得到是多么的不容易,而一旦拥有,又是多么荣幸和开心的事。写作虽然是一件奢侈的事,其实,它同时也是一件成本最低、不需要任何人配合,也不需要太多的投资、权利交换和社会关系,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事业或者说是创业,身边也有一些人正是通过文学这条路子,改换了工作岗位,也改变了自己的一生。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,不少人把文学当成一种精神追求和寄托,或者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方法。

写作是个苦差事,你得起早贪黑,熬更守夜地把别人娱乐、休息、打牌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写作上。因为我只是政府部门一个合同制的编外

人员,在单位里人微言轻,每天的工作量也较大,但为了文学,只得在夹缝中求得工作与文学之间的平衡。以前,还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发表、获奖情况。后来,经常有领导、同事说起这些事,有的羡慕,有的嫉妒,有的因眼红而怀恨在心。所以,现在我已经很少在朋友圈里发自己的东西了。

业余时间长期的读书和写作,上班也是伏案与文字和电脑打交道,导致了我视力低下、腰椎、颈椎病变,不到50岁头发就白了大半,但既然爱上了文学,此生就只能以此为乐了,不再计较其它的得失和成败。

我经常会想,要是退休了该有多好,有固定的生活费,又有充足的时间去旅游、写作、参加社会活动。但回头一想,这又是多么奢侈的想法,还不到50岁的我,想退休,按以前的标准也还需要12年,要是再施行延迟退休政策,那就是15年以后了。有时候也会自卑的想,人有生老病死、旦夕祸福,不少人50多岁就突发疾病去世了,我能活着等到退休那一天吗?即使煎熬到了退休年龄,要是身体不好了,也很难把写作和旅游这个奢侈的梦想坚持下去。

爱上文学,的确就是一个奢侈的梦,但人活着,除了衣食住行、工作生活以外,总应该有点精神层次的追求吧,对于我来说,那就是文学创作。凭我对文学的天赋和对世界的认识、学识以及思维能力,我这一生不可能成为大作家,但小作家也有小作家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依托,我为此辛苦并快乐着。